

#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卷十

宋 林之奇 撰

禹貢　　夏書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序言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蓋此書之大槩一篇而三致意焉自冀州旣載壺口至西戎即敘皆以名山大川奠九州之疆界史官因敘九州之疆界

遂及其治水曲折與夫田賦貢篚通於帝都之道各隸於逐州之末此序所謂别九州也自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所謂隨山也自導弱水以下至于又東北入于河所謂濬川也夫禹之治水本導川澤之流而歸之於海乃先之以隨山者蓋洪水之爲害蕩蕩懐山襄陵浩浩滔天凡故川舊瀆皆爲水之所浸滅不復可見將欲施功無所措也故必先順因其勢以決九川髙山鉅鎮不爲水之所墊没者以爲表識自

西決之使歸於東以少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流而下漸入于海則川瀆之故迹稍稍可求於是始可以決九川而距四海葢先隨山而後濬川此禹治水之序也先儒論此多矣如馬融王肅皆以爲三條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鄭元以爲四列謂導岍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岍山爲正陽列其首尾延連相及則孔氏之意亦必與馬鄭同案輿地圖此衆山相距遠者千餘里近者亦數

百里旣有平地川澤之隔於其閒則其勢豈可以相屬邪經文言曰導曰至曰逾曰入皆是指懷襄之水而爲言也而先儒則謂指山而言夫山者靜而不動之物安得逾于河入于海過九江乎此一段文義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强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視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於決懷襄之水而爲言也何取於山

之條列哉或人問揚子雲曰天地簡易何五經之支離揚子曰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此言可以爲治經之法蓋經本簡易人自爲支離爾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汧山岐山在美陽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蓋禹之隨山先導汧岐山旁之積水使下流於荆山之旁然後自荆山而逾于河謂掠河之故地而過也此所謂逾于河其後爲龍門河蓋自河之西越之而東矣唐孔氏云逾于河謂山逾

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夫謂山勢相望於河之兩岸固爲無害若謂山能越河而東則無此理既以逾于河爲越河而東矣而又謂此處山不絶從此而渡河則是逾于河之一句遂有兩説其自相矛盾也如此蘇氏曰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脉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絶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説古之達者

蓋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大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絶也南條之山首嶓冢恒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絶也非地脉而何夫蘇氏謂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此論是也古之人蓋有論地脉之詳者如唐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詳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析城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南

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陪尾南逾江漢抵武當荆山至于衡山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一行之言觀之是知地脉之説不無有也先儒三條四列之説意亦以地脉為言然禹貢之書本載治水本末而一行之言則將以山河兩戒分屬周天分野之星其所以言者不同則亦不可一槩論也故論此篇者但當觀其决懷襄之水以殺滔天之勢而不應以地脉言也

蘇氏之說今所不取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漢孔氏曰在上黨西地理志云在河東彘縣東蓋彘縣近於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底柱顔師古曰在陜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曾氏曰底柱前志皆曰今陜之三門是也鄭氏曰案地說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閼流今世之所謂底柱者蓋乃閼流

也底柱當在西河余嘗詳考地說言河水東流貫底柱而經言東至于底柱當在南河明矣鄭氏以為當在西河誤也曽氏之説與顔氏同唐孔氏以底柱在太陽關中案地理志太陽關與陝相近當亦是指陝之三門而言也地理志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北此六者其形勢相望為近禹既導岍及岐逾于河矣遂迤邐經歷此六山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山在河内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此三山者其相距皆千餘里蓋水之東北流以注于海東北之山惟此三山為最大故其相距雖甚遠而其文相屬也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漢孔氏則以此二山連延東北接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又云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

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滱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據二孔之意蓋以謂此衆山旣相去各有千餘里其勢不能相屬又山不可以入海故為此說王氏又謂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意亦與二孔同是皆支離之說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鄭氏四列之說以導岍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其分陰陽正次之列本

非經意然而以此文分為四段則為可信蓋禹之隨山有此四節也自導岍及岐至入于海一也自西傾至于陪尾二也自嶓冢至于大別三也自岷山至于敷淺原四也此四者皆是自其水發源之處導其逐山之旁積水注於下流之地然後隨其山澤而施功焉然此四者或言導或不言導曾氏曰嶓冢與岷山皆梁州之界岷山不言導者其文上蒙於導嶓冢也岍與西傾皆雍州之界西傾不言導者其文上蒙於

導岍也岍與嶓冢皆别言導者以其冀州故文不相因也此説是也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之所出此三山皆雍州之南山也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禹既導岍之積水迤邐而入于海矣遂自西傾朱圉鳥鼠導其積水以至于太華蓋逾梁州之東境也熊耳山在洪農盧氏縣東伊水之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水經亦云外方山嵩高是也

桐柏山在髙陽平氏縣東南淮水之所出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者四山皆在豫州之界也此蓋言水自西傾朱圉鳥鼠由太華而東經熊耳外方桐柏三山然後至于陪尾也漢孔氏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而於鳥鼠至于太華則相首尾而東蓋熊耳等四山其勢相近故以相連言之至于鳥鼠太華相距甚逺則云首尾夫山之與水其勢既相遼絶矣安能相首尾乎水之萬折必東

固理之常然謂山能相首尾而來尤為無義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此文不與至于陪尾相連葢又自為一段也嶓冢在隴西西縣漢水所自出也至于荆山葢漢水未得由地中而行故其自嶓冢而導之也則注于荆山之旁此荆山即南郡臨沮縣之荆山也與導岍及岐至于荆山之荆異也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内方山也左傳曰吳旣與楚夾漢楚乃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大別者近漢之山也水經自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決水亦出此山世謂之分水山鄭元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地理志云六安國安豐縣有大別山據安豐雩樓皆在廬江郡此數說皆同然而若以大別在廬江則去漢甚遠而左氏傳云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不知其謂何漢志六安國有大別如唐孔氏乃謂地理志無大別此亦不可曉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亦別為一段不與至于大別相連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岷山之陽岷山之南也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九江即荆州所謂九江孔殷是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禹既導嶓冢荆山之積水至于大別矣於是又自西鑿導岷山之水至于衡山迤邐掠九江而過以至于豫章之敷淺原也隨山之功於此畢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

也惟其治水欲順水之道而當其浩浩滔天懷山襄陵則水之道不可得而見矣禹於是隨此衆山治其山旁之積水決之于下流以殺其滔天之勢然後水之道可得而求故自此而下言及夫濬川之事也然而於導岍及岐之末則言至于碣石入于海而其餘三者則或曰至于陪尾或曰至于大別或曰至于敷淺原而皆距海尚遠者蓋岍岐所導江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為奔走突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決之東

自東而決之於東北則已達于海矣彼西傾嶓冡岷山所導之水則未能徑達于海必且注于下流之地及濬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下文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也凡此皆是行其所無事不拂其水性以求近功也惟夫決懷襄之水導之於下流之地然後自下流而導之以入于海故此所載皆以冀雍梁豫州之山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已其下流之地如青徐兗之山皆所不載蓋隨山之功自高而下自東而西故

不及夫下流之山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前所言皆隨山之事也此方及濬川也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上者為巢下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夫禹之治水所以能成功者惟使水由地中行而已將使水由地中行苟不決懷襄

之積水以殺滔天之勢則故川舊瀆皆已湮滅將欲施功無所措也必先決山陵之積水使皆有所歸矣然後濬川之功可得而施也蓋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則河濟之功可得而施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則淮渭之功可得而施也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則漢水之功可得而施也岷山之陽至于衡

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江水之功又得而施也惟其濬川之功自隨山而始故經文所載水之先後如此惟其治水不失乎先後之序此其所以能使水由地中行則遂以定懐襄之難而使斯民免為巢之厄此其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鯀惟不知乎此故為隄防之障水於地上懐襄之流不使之有所歸而乃湮之以土以與水爭勢於衆山之間此所以九載績用弗成也是以鯀之治水謂之湮湮者拒而湮之也禹之

治水謂之導導者順而導之也是以行其所無事也故經之所載隨山濬川皆以導為言蓋本其所以治水之意也自弱水至于洛水凡有九川故太史公於夏本紀以導九川三字冠於導弱水之上蓋太史公之意以下文有九川滌源之語而此所載通有九水遂以導九川為言而於上文導岍及岐之上亦以為導九山然書所導之山凡二十有七太史以為九山者蓋謂山之自某而至某者凡有九矣然而自某至

於某者蓋有十不得以為九矣使山之言至者果有九亦非經之本意也況不止九乎夫下所謂九山刋旅九川滌源者蓋泛指九州之山川也司馬子長配合附會而為此說不可信也上文所導之山如河濟淮渭江漢大略已可見矣下文所導之水則申結上意以足其義蓋終始相因之辭也前有導岍及岐而下則此所導之川遂及於河濟前有西傾朱圉鳥鼠而下則此所導之川遂及於淮渭前有導嶓冢而下

則此文遂及於導漢水前有岷山之陽而下則此文遂及於導江皆相因之辭也惟弱水黒水之文前無所屬後無所結而經文序此二水既屬于導山之次而貫於衆水之上蓋此二水皆在塞外也當夫洪水未平之初則亦漂悍遂流入於中國則與滔天之勢合而為一不可復辨禹之施功如導岍及岐以至西傾嶓冢岷山皆從西導之以歸於東中國之水既巳折而東之則弱水黒水逆流入於塞内始可得而辨

於是順因其勢而别之一則歸于南海一則歸于流沙然後河濟淮渭江漢各受其所出一源之水與夫所合之流以歸于海故經文所載先言弱水黑水然後及其餘也弱水源出張掖删丹縣亦謂之張掖河桑欽以謂導弱水自張掖删丹西南至酒泉合黎在酒泉會水縣東北蓋弱水之流自張掖删丹縣導之以至於酒泉郡今合黎郡是也合黎孔氏以為水名鄭氏以為山名顏氏曰此水出於合黎因山為名據

經云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流沙是合黎水鍾之地故得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菏澤被孟豬也以是知孔氏以合黎為水名是也漢志曰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水經亦云居延澤在居延縣故城東其形如月生五日然唐孔氏嘗疑其此言以謂酒泉郡在張掖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據經文合黎當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孔氏此說依按經傳言有所

據然顔師古曰流沙在燉煌西此説合於經文當以
顔氏之説為正益稷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此篇終言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下文
言訖于四海其上言西被于流沙則此流沙者蓋是
西海之水也然不言西海而言流沙者蓋水入居延
澤中遂不可見不可以正名其為西海也西漢末蒙
良願獻鮮水海允谷鹽池王莽奏言今已有東海北
海郡獨未有西海請受良願獻地置西海郡由是觀

之則夫西海之名起西漢之末自漢巳前未嘗正名其為西海也雖未嘗正名其為西海然以其水之所歸而言之則亦可以言訖于四海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顔師古曰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之山又南流至南海蓋三危在燉煌之南也然而張掖燉煌皆在河北黑水果出張掖過燉煌則豈得越積石之河以入于南海哉唐孔氏曰河自積石以西皆

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據黑水從西北歷數千里以流入于南海其流當甚大豈有河流伏於其下黑水得越其上之理唐孔氏蓋順經文配合地理家而為之說不足信也張掖果是黑水所出三危果在燉煌則其南流以入于海也當與河流相礙蓋張掖燉煌皆在河北故也此說難以折衷姑闕之以俟博學之君子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之導黑水也至三危即得黑水之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

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葢惟自其施功者言之其實三危距南海甚遠也漢武元封二年始開滇王國為益州郡郡内有滇池縣有黒水祠是黒水南流當歷西南夷數國之地然後能如經之所載黒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黒水惟梁州西黒水起張掖入南海是此水發中國之西北入於中國之西南亦猶河流發於西北而其入海在於東北葢水之緜亘未有如此二者之逺也且弱

水黑水雖其浩蕩瀰漫為中國害然而旣決之於塞外則是注於蠻夷之地自常情觀之則可以勿恤矣而禹之心方且通華夷之民無此疆彼界之殊雖塞外之水亦必為之順而導之其一注于流沙其一注于東海蓋蠻夷之民亦免昬墊之患此禹之德所以同夫天地之無不覆載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夫白圭欲使其

國之民免於昏墊而遂決之於他國是以此之洚水
移而為彼之洚水其不仁孰甚焉漢武帝時齊人延
年言河出崐崘逾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髙而
東南下可案地圖開大河上嶺出之湖中如此則關
中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延年之言與白圭之見
無異夫弱水黒水本是塞外之水禹既決之於塞外
猶必為之順而導之以歸于流沙南海然後其心安
焉河流本為中國之患豈可以中國之患而決之於

夷狄哉本國景徳澶淵之役北虜請和旣巳退師議者請進兵襲擊之真宗皇帝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以多殺為大哉聖人之言與禹之心若合符契矣

導河積石

晁補之曰洪範五行一曰水其浸海其發注為江河淮濟實惟四瀆而河為四瀆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後海為務本故也岷山導江導淮自桐柏導沇水東流為濟其道里近而導河積石其道里遠又其

源壯而流激故禹治四瀆施功於河為多晁氏此說甚善惟其施功於河為多故於載弱水黒水之下即序導河之詳也河源去中國遠甚爾雅山海經穆天子傳淮南子桑欽酈道元諸書皆以謂河出崐崘墟案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不減皆以謂潛行地下南

出于積石為中國河夫騫雖窮河源而實不見積石而上河流相接之處所見者惟葱嶺于闐耳徒見此二河注蒲昌海則一為復流南出此但以意度之非誠然也夫騫親至西域且以窮源為名而其所見止於如是以是知諸書所言河源皆未足信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崐崘崐崘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崐崘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班孟堅

之說亦然蓋積石而西河流之詳不可得而考據經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則論河流者惟當斷自積石為始積石以西闕而勿論可也顔師古曰積石在河關西羌中水經云河水重源發於西塞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云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東北流出在西羌中僥當所居漢延憙中西羌僥當犯塞紀明討之追出塞至積石而還是知積石山蓋在塞外禹之施功治河始於積石然後導之入中國迤邐至

龍門也河自積石山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與洮水合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與灃水合又東流經石城天水又東北流過安定又北過北地郡又北過朔方郡水東轉歷渠搜縣故城北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過雲中郡又南過定襄郡又南過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河東郡西然後至于龍門自積石至龍門蓋三千餘里其間所歷之地甚衆經皆不載者蓋此篇本謂

治水而作惟其所施功之處則載之非其所施功之處則不必載也禹導河自積石即得河之故道遂達之至龍門然後加人功疏鑿之故即以龍門繼於積石之下亦猶三危距南海甚遠而禹施功惟於三危經之所載但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蓋其所載者惟欲見其治水之迹而已非如地理志必欲盡載其源委之詳也漢孔氏曰施功發於積石或鑿山或穿地或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

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

至于龍門

水經曰龍門在河東皮氏縣西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穆天子傳曰西出龍門九州之蹬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蓋河至于龍門夾於兩山之間其流最為湍悍故禹鑿而通之所謂鑿者蓋是河流所經之山而就其狹處鑿而大

之廣袤足以容此水而已非是山横於前禹從中而鑿之使河流出於其間也西漢賈讓曰禹治水山陵當道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隳斷天地之性皆過論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使其隳斷天地之性毀山陵之當路者當大興功役獘士民之力以與水爭勢於衆山之間則非水之道也豈所謂行其所無事哉故謂之鑿龍門則可謂之鑿斷天地之性則不可

也

南至于華陰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龍門則折而南流至于華陰則折而東流龍門之南華陰之南北即所謂龍門西河是也華陰者華山之北此山跨梁豫二州之間其北抵西河南則曰華陰也而說者乃謂河之折而東流其兩河之旁有二華故張平子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存其意葢謂河流至于此華

山横其前巨靈擘石分為二華使河流出於其間此盖好事者為之也據經但言南至于華陰則是河之所經惟在華山之北而已安得出於二華之間乎巨靈之説怪妄甚矣孔子之所不語者謂此也夫

東至于底柱

河自西華陰遂折而東流以至于底柱漢孔氏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謂之底柱酈道元曰禹之治水山陵當道者毀之故破山以通

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謂之底柱三川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山其山在虢城東南大陽城北寨鄜道元之說謂底柱是禹之所鑿其說是也至謂破山以通河此則過論也河之至底柱蓋舊有可通之道禹嫌其狹於是疏而廣之故有三門非是先鑿底柱山以為三門然後導河而過之也漢鴻嘉中楊焉上言從河上下患底柱狹隘可鐫廣之成帝使鐫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前日夫禹之

治水未嘗不為萬世之慮使底柱尚有可鑴之理則禹鑴之矣禹所不能鑴而楊焉欲鑴之何其不思之甚也蓋河自龍門至于華陰東折以及底柱夾於兩山之間其勢最為狹隘故古語云龍門之下河流駛於竹箭惟其為髙山所束其勢不得盤還則其漂悍湍激覆溺舟船是乃萬世之患也豈人力之所能勝哉酈道元曰其山雖鑿尚更湍合有一十九灘水流峻急勢同三峽破壊舟船自古所患此說是也頃歲建劒大興役功鑿治

衆灘其費不貲某嘗詢於舟人云灘患不減於昔日以是知天地山川之險蓋有出於勢之自然者未易以人力爭也底柱舟船之患雖禹無如之何而況於楊焉輩乎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河自底柱東迤邐至于孟津孟津都道所湊也孟津說者不同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置津故謂之孟津論衡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同為此盟

故曰盟津地理志作盟津顔師古曰盟讀曰孟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此諸說不同然論衡之說尤無理禹時已有孟津此孟字蓋通用也安可以為盟誓哉顔師古以盟為長大其說亦甚牽强不若唐孔氏以為地名案左傳隱十一年桓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盟州杜氏曰盟今孟津也孟之為地名也審矣蓋自黄河泛舟而過皆曰津此在孟地故謂之孟津河流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

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横舟而渡也武王伐殷實渡師於此後世因謂之武濟蓋此水也既河流至孟津矣於是又自孟津東行及河南鞏縣之東而洛水自西南來入于河洛之入河實在此地而河則過之故曰東過洛汭汭水之北也洛自西南入河則是河流東過洛水之北也自洛汭而東流又至于大伾爾雅曰再成曰英一成曰伾李廵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而漢孔氏則以為山再

重曰伾其說與爾雅異唐孔氏謂所見異也今當以漢孔氏之說為正凡再重者皆可謂之伾此言大伾必是有所指而言之亦猶廣平曰陸冀州言大陸既作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冀州言既修太原雍州言原隰底績此皆指定其地非泛指原隰與陸大伾鄭氏以為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唐孔氏據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修武武德今無此山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

當然晁補之鄭漁仲又皆以大伾為在汜即成臯也

未知孰是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河自華陰以至大伾皆東流自大伾然後折而北流

大伾之西則南河也其折而北流始謂之東河降水

漢書地理志水經皆從糸與絳縣之絳同字漢孔氏

但以為水名不著所在唐孔氏以為在信都鄭氏謂

洚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内共縣淇水出焉蓋

以此為絳水也而酈道元破其說曰鄭氏注書引地說去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于大陸為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絳水今河內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如郕降于齊師之降周時國於此者惡言降改為共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案元據書有北過

降水至于大陸推次言之則以淇水為降水共城為降城所未詳也案共縣本共和故國是有共名非惡降而更稱禹著山經淇水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改絳革為今號但是水道源共出故以淇水為絳水如元引地說黎陽鉅鹿非千里之遥直信都大陸者也惟屯氏北出館陶事近之矣案地理志降水發源屯流下亂章津是乃與章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川殊

無他瀆而衡漳舊道遂與屯相亂乃書有過絳之說河過絳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為大陸語之纏絡厥勢彰矣酈氏此言較諸說差為可信今姑從之蓋絳水至于信都入于河是河過于絳水也此所謂過與東過洛汭同蓋洛水降水皆入于河以小水入大河則謂之過不謂之會也大陸在鉅鹿既過降水則北流至于鉅鹿也太史公河渠書曰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

下底柱自盟津洛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釃二渠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說不然據經但言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初未嘗有二渠之說況禹之治水欲使水由地中行自高而決之於下流者也今乃謂載之高無此理也據經之所載既無二渠之說則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言太史公嘗曰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其言河流則不知取

正於書而自為此說何也意者太史公未嘗得真孔氏古文書其所傳本或有異矣今當以孔氏本為正

又北播為九河

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陜洛夾山而行雖其勢狹隘湍悍破害舟船然而兩山相距其力足以捍河流之衝使不至於奔突故其治之也惟於河之兩旁為之疏鑿使其廣袤足以殺其駛奔之勢而已至于自大陸折而北流則其地皆平田虛壤易以決壞故禹之

施功於此其規模最遠其慮患最詳葢水之行於平地將欲無泛濫潰敗則必為之分殺其勢苟不為之分殺其勢而徒以一河受之彼河之本流自積石來者巳為多矣況又合受渭灃瀍澗衆水是豈一河之所能任哉故禹自大陸以北分河為九河則水勢有所宣洩不至於漂悍衝潰而安順其道以入于海此禹之知所以獨出乎萬世之上也然兖州又曰九河既道則是河之北行亦巳有此九派之舊迹禹之分而

為九者亦因其舊迹而疏導之也是又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播布也河之至此是布而分之為九也其九河則徒駭之類是也

同為逆河入于海

孔氏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海鄭氏王子雍皆同此説惟王介甫以謂逆河者逆流之河非並時分流也故謂之逆河據王氏之意以同為逆河之一句蓋所以解釋上文播為九河之義然而據經所

載導水之例凡言為者皆是從此而為彼也如導漢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導江云東别為沱又東至于澧東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云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則凡言為者皆是自此而為彼之辭也此說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是九河合為一大河以入海也明矣謂之逆河者此一大河之名也禹貢之書凡所載地名多矣豈皆有其義耶王氏以逆

河為逆流之河其說鑿矣自禹而後歷三代數千年間河流未嘗有所决溢者以九河之迹無所廢壞故也鄭康成云周時齊桓公塞其八但為一支今河南弓高以北往往有其遺迹班孟堅序傳亦云自茲及漢亡其八支蓋春秋緯寳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班氏鄭氏之說蓋取諸此此說雖出於緯書然以理觀之誠有可行者自周以前數千年間未嘗有河患至戰國嬴秦以來乃稍稍有之及

漢而河患極矣當時尋九河之故道蓋不知其處以是觀之諸儒以河之八支為齊桓公所塞差為可行漢闞並言河決率當在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夫漢之河決所以常在平原東郡左右者以其地乃九河之故道也惟河決每在九河之故道以是知禹所疏之九河苟其八支不為齊桓公所塞則當漢之世自無所患矣漢元帝時青河都尉馮逡奏言

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故也今屯氏河塞惟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髙增隄防終不能泄屯氏河新絶未久又其口所居髙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河北決所為東北經魏郡信都渤海入海蓋追禹故道夫河與屯氏但分為二已足以殺其下流之勢使無大害以是言之使禹之九河不為齊桓公所塞分支別派

以入于海則雖萬世亦無水患豈止漢之一世哉故韓攸許商平當在漢時論治河皆欲尋九河之故道可謂得其本矣河之入海處漢孔氏謂入渤海太史公河渠書亦云同為逆河入于渤海而溝洫志臣瓚注云禹貢云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當在碣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東都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此説是也太史公并孔氏蓋是據其所見河流以為禹迹矣而唐孔氏又以謂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

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也此蓋順經傳之文而為之說未可全信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嶓冢山在隴西郡西縣漢水之所自出也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世俗以嶓冢為分水嶺惟水自嶓冢以

西皆西流則是漢水之源自嶓冢而始也故經之於導漢則正名其源流之所自出而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也漢水而謂之導漾者漢孔氏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曾氏曰流者對止辭止者為漾流者為漢如濟水止者為流流者為濟此其說皆是也然自漢以來言漢水者皆以為有二源班孟堅地理志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至氐道縣云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縣為

漢水而於武都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常璩亦云漢水有兩源東出氐道縣漾山為漾水西出隴西嶓冢山而司馬彪袁崧郡國志亦皆謂東出氐道西出嶓冢據此數說則是以嶓冢所出者為西漢水而以漾水為東漢水據經但云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則是漾與嶓冢不可分為二處故漢孔氏以謂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不以為東西兩川之異也然桑欽水經又以謂漾水出隴西嶓

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審如此說則是嶓冢一山跨於氐道與西兩縣之間東西二源漢水皆出於此山分源於上而合流於下是以酈道元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山同為漢水雖津流別支渠勢懸然原始要終源流或一故俱受漢漾之名此說近之然東西兩川之說不見於經未敢為然

又東為滄浪之水

漾水既流至武都為漢矣於是又東則為滄浪之水

謂之為者蓋水流至於此隨地得名非是他水自外來入之也漢孔氏云别流在荆州據孔氏之意則是以滄浪别為一水而他説亦以謂漢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孺子之歌則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而酈道元以為不然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也蓋漢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纒絡鄢郢地連紀徐皆楚都矣

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據諸傳宜以書爲正酈道元此説善張平子南都賦曰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屈原所謂漢水以爲池方城以爲城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爲滄浪之水也

過三澨至于大别

三澨水名也水經則以爲在江陵邛縣之北顔師古則以爲江夏竟陵縣未知孰是云過者三澨之水分

流別派至是而始合於漢水也左氏傳曰吳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是大別者近漢傍之山也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而杜元凱釋地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入在安豐南也酈道元曰案地説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而入于江則與尚書杜預之説相符但今不知其所在矣蓋漢水既東流為滄浪之水矣於是過三澨水所入之處於是觸大别山以與江合也

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漢水東流至大别於是觸大别之山南回以入于江葢江在漢之南也漢水將與江合必折而南既南而復東以匯于彭蠡之澤也匯者迴也江漢之水相合於此而其流浸大於是東流於彭蠡大澤水既鍾於彭蠡則有所迴旋曲折不至於泛溢漂悍以衝突下流之勢故東為北江以入于海也葢先為之匯而後為之歸也江漢之匯于彭蠡亦猶河流分而為九也

蓋禹之治水至於下流之地則未遽决之以入于海必先殺其迅疾漂悍之勢使其水有所游盪宛轉然後安流順道以赴其所歸故河流分為九然後同為逆河江漢滙為彭蠡然後分為三江或先分之後合之或先合之後分之其用意則一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出益州記云大江泉源發於羊膊嶺下緣

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自此以上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自天彭闕而歷氐道縣北其流始大蓋江水濫觴自蜀即岷山而此所以言岷山導江也江水出為沱沱乃江之別流者水經云小隱水源自緜水出而鄜道元曰爾雅緜為河郭璞曰皆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亦猶江別為沱也漢地理志云南郡支江縣江沱在西此荊州之沱也蜀郡郫縣江沱在西此梁州

之沱也蓋自江水溢出別為支派者皆名為沱故梁荆二州皆有沱也此言東別為沱接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是江水始出而別流者也意其指梁州之沱也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江水別而為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漢孔氏云澧水名案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楚詞曰濯余珮兮澧浦顔師古亦謂澧水在荆州則以澧為水名非無所據也然鄭氏謂此

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
或山或澤皆非水名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
縣乎鄭氏此言似亦有理故曾氏曰澧鄭氏以為澧
陵今江水不至澧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為澧水夫春
秋之豫章在江南漢淮之間漢之潯陽江夏在江北
後世皆在江南焉知禹之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地
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知鄭氏以為陵名有合於經
文然經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是

合黎必有受水之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黎為山名茍以合黎為山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勢而溢其餘波于流沙乎此又可疑當闕之九江即荆州所謂九江孔殷是也此九江發源山澤分支别派以入于江而江則過之也至于東陵水經曰東陵在廬江金蘭縣西北蓋廬江郡有東陵鄉故也江水既過九江又至于東陵也夫江自岷山而出歴蜀漢巴峽數州然後至于澧今經之所序惟曰岷山導江東

別為沱遂繼之以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蓋此篇所記惟及夫治水施功之處亦猶導黑水至于三危則曰至于南海導河積石則曰至于龍門初不計其地之遠近也

東迆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迆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迆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其稍折而南江水自發源岷山皆東流

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匯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匯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漢孔氏以東迆為一句以北字屬於下謂北會于匯故其說以謂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鄭氏又以東迆者為南江夫既以迆為溢而又以東溢為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

言北江中江者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為二江鄭氏以東迆為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為三矣此說猶不合漢江二水既合于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為北江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為中江入于海而上文導漾東為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漢孔氏云自彭蠡分江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蓋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厎定先儒意以謂三江入于震澤然後由震澤

而入海故為此說據此篇於九州之下載其逐州治水之曲折而於導山導水之次則更序其源委首尾之所相互見未嘗不相顧而成文也如雍州之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而於導渭則曰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其文未嘗不相顧也使江自彭蠡果分為三以入于震澤復自震澤分為三以入海則經之所載必與震澤底定之文相接而列底定于江水之次今經之所載殊不及震澤則

是震澤非江水之所入也明矣此當從蘇氏之説二孔安合經傳無所考據不可從也唐孔氏之論三江則據漢志以謂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于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羡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然水之下流轉徙不常故川勢不足以考信班孟堅所載乃漢時三江如此未知禹時三江果如是否其是非蓋不可知也今之江水自彭蠡而東無有别派由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

有三江矣此蓋後代變更移易隨世不同不可以執為一定之論也而蘓氏乃以古之彭蠡而東合為一江者指以為今之三江至其數之不合則又從而為味別之説此蓋不知時變膠柱調瑟之論也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

曾氏曰止者為漾流者為漢止者為沇流者為濟自其水之所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沇故其導之也則必指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

以此二水流自漾沇而出及其既流而出則曰漢曰濟以至於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漢濟之名而漾與沇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沇水者山海經謂之聮水郭景純謂即沇水也漢志作從水充字顔師古音曰弋䜋反則是亦指沇水也水經曰俗謂之衍即此沇水也沇水所出說者不同漢志曰沇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孔氏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水在温縣西北者為濟水又或然也沇水自温縣東南流經墳

城西南又當𦓤縣南北入于河濟與河合其流寖大遂至滎陽縣北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雖溢為滎澤而滎澤不足以容之遂決而東行也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爾雅曰山再成曰陶邱陶邱雖是山之再成者然而必有指定而言非泛指凡山之再成者為陶邱也水經曰在濟陰定陶也既出于陶邱北矣又東至于菏

菏即菏澤也說文以為在山陽胡陵縣水經以為在濟陰定陶縣此二說不同然山陽濟陰其郡相遠意者此澤跨於兩縣之間也自菏澤又東北折至東平壽張縣與汶水合然後北折而東以入于海汶水有二淮南子曰出朱虛弗其山者所謂東汶也此汶水蓋在泰山萊蕪縣至東平壽張縣西南安民亭入濟者是也濟之流既與河合行十餘里混而為一矣而乃能自別以溢為滎至于陶邱北諸儒疑焉唐孔氏

則以謂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而蘇氏則以為江漢合而為彭蠡之澤以東為北江中江者合為一說其說以謂江漢之水會于彭蠡自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而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猶有三泠之說古今傳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余以禹貢之書考之若合符契

禹之序漢水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漢水既合于江且東滙為彭蠡矣安能自别為北江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禹之序江水曰岷山導江東别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為滙東為中江入于海漢水既與江合且滙于彭蠡矣安能自别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濟水入于河溢為滎禹不以味别安知滎

之為濟乎曾氏之説亦然此二説者一則以謂辨其清濁一則以謂别其水味皆未為確論夫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㑹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已化而為濁矣既合流數千里安能自别其清者以溢為滎乎古之人葢有知水味者矣如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又所謂唐陸羽知水味三沴相雜而不能欺此所謂知水味者惟知其合之味而巳淄水之味也如此澠水之味也如彼淄澠合則其味

也又如此三沴亦然彼其所知者徒知其為淄澠之合而已茍使淄澠之水既合而為一器茍使之就此器之中别其半以為淄别其半以為澠則雖易牙陸羽亦有所不能爾安能以味自别而出乎分水既合則其味合安能復以其味别而復出哉以是知此二說雖有清濁味别之不同其失一也故鄭漁仲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天地之間豈有山過山水過水之理此說是也然漁仲之論又以經之所載為脫

誤其說以謂導漢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經文止於此而已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皆脫文也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經文亦止於此而已與河北之沇水亦名為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溢為滎以上當有導沇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夫儒者之於經遇其有難曉處則闕之可也以先儒講解之未盡遂以已意增損經文以就其說此其與穿鑿之學亦何以異以某所見此文本甚明白諸儒之說皆求

之過也禹貢之書為治水而作則其所載者惟及夫當時治水之實迹而已非可以地理書所載水道之曲折而比之也漢之末入于江本無北江之道禹既導漢以入于江江與漢合其流寖大匯于彭澤則江之故道不足以受此水也故為之導為北江以入于海也滎陽以東本無河濟之道禹既導濟以入河河濟相合其流亦寖大使皆決於河之故道則必有泛濫之患禹於是為之自滎澤決而東出于陶邱北以

入于海是亦所以分殺其勢而濟之溢為滎也河濟雜矣非復濟水也惟此書為治水而作故其所載者如此使此書為地理而作則北江之水當屬於江不當屬於漢矣滎陽以東當屬於河不當屬於濟矣後世滎澤枯竭水不復瀦注於此耳而水自滎陽出注於巨野澤世俗相傳以為濟水其實與河流雜矣非復出於沇之合流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於南陽平氏縣東南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也淮雖出於胎簪而禹之導淮實自桐柏而始故云導淮自桐柏自桐柏而東則與泗沂會既與泗沂會然後入于海沂水出太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蓋沂入于泗然後泗入于淮而經乃兼言會于泗沂者唐孔氏云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淮入泗蓋在廣陵淮浦縣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然後過鳥鼠山鳥鼠山亦在隴西首陽縣爾雅曰其鳥為鵌其鼠為鼵共處一穴故山以為名渭水雖出于南谷而禹之導渭也惟自鳥鼠山而始故曰導渭自鳥鼠同穴而東則灃水會焉即上文所謂灃水攸同是也又東則涇水會焉即上文所謂漆沮既從是也既過漆沮然後

入于河入河處蓋在京兆北船司空縣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漢志曰洛水出冢嶺山山海經謂出上洛山水經曰出讙舉山三說不同然而經所不載未知孰是要之皆是氷源出於他山自熊耳而過也禹之治洛水惟自熊耳而始故曰導洛自熊耳既自熊耳而過遂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蓋此三水合熊耳然後入

于河則豫州所謂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是也三水所出諸説者皆不同經所不載難以考信而其入洛之處漢孔氏曰澗瀍會于河南城南蓋此二水既會于此然後入于洛也伊水入洛在於洛陽城南水經曰伊水出南陽縣西荀渠山東過郭落山又東北過陸渾南又過新城南又東北歷伊闕中乃自洛陽入于河伊闕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今水歷其間北流入于河陸機曰洛有四闕斯其意焉蓋歷

代地理書之論禹迹者凡水行於兩山之間則皆以謂水流於此山橫其前禹鑿而通之故謂鑿龍門闢伊闕析城底柱破碣石凡若此說者皆已甚之論也夫禹之治水實用九州之民苟山橫其前鑿而通之則其為功役也大矣豈九州之民力所能堪哉既非民力之所能堪而禹驅之使前則其虐甚矣說者亦知其不通故有巨靈擘石之說此乃世俗之所見以為禹之神知必有超世俗之技而不可以常理論也

殊不知聖人亦人耳所為之事莫不本於人情苟非出於人情則聖人必不為也故闢伊闕謂禹闢而大之則可謂其鑿斷天地之性則不可也伊瀍澗三水入于洛然後洛水入于河其入洛處蓋在鞏縣東也禹貢既於九州之下各言其逐州治水之曲折而於導山導水之次又言其源委首尾之詳者鄭漁仲曰禹貢之書知山之盤据與水之出入或不止一州一邑故序九州矣然後别出山川總序於後班固以來

作史者無法遂將山水與故迹並隷州縣下且小山
短水不出一州一縣者即與州縣之下言之固無害
若乃大山所跨大水所經何啻一州一邑班固於州
縣下列之可謂無法漁仲此言善矣嘗考漢地理志
其序漢水則曰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
又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其
序江水則曰岷山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
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此其所載徒知漢水過郡四

江水過郡七而已安知其所過者何郡耶又安知其所過之郡孰先孰後耶知此則知禹貢既敘治水曲折於九州之下而於導山導水之次又叙其源委之詳其所記載實為萬代地理家之成憲也非特此也其他所載山川之列亦皆有法於其間曾氏曰嶓者漾之源也岷者江之源也有是山而後是水出焉故先言山河出崐崘墟而後至于積石淮出胎簪山而後至于桐柏渭水出南谷而後至鳥鼠洛水出冢嶺

山而後至于熊耳積石桐柏熊耳皆其源也蓋先有是水而後至于是山故先言山河之過洛汭過降水漢過三澨江過九江渭過漆沮皆以大水受小水故謂之過江會于匯濟會于汝淮會于泗沂渭會于灃會于涇洛會于澗瀍會于伊蓋二水勢均焉故未嘗言會濟淮洛於水為小九川之合者勢皆可均故未嘗言過觀曾氏此說則知禹貢序山川地理之曲折蓋曲盡其理矣

尚書全解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錢儁選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卷十一

宋　林之奇　撰

禹貢　　夏書

九州攸同

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葢必先辨之於其始然後可以同之於其終不有以辨之則亦無自而同之也禹貢所載冀州既載壺口以下列敘九州

之疆界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貢篚所入之多寡所輸之遠邇其所以辨之者纖悉盡矣自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蓋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相雜亂故有以同之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所歸而不見其為異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故序言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此葢所以總結治水制貢之意於其始此則曰九州攸同四

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是

又所以總結其治水制貢本末之意於其終也序言

别此言同雖所從言之異其實先别而後同也

四隩既宅

孔氏曰四方之宅皆可居唐孔氏以謂室隅為隩隩是内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内遂以隩表宅案爾雅曰室西南隅之奥以隩為室隅當讀曰奥不得讀

為隩矣隩既為室隅矣而又曰既宅則其文亦為重復案詩淇澳音於六切王氏曰隩隈也孫大夫曰隈水曲中也又曰崖內為隩李廵曰崖內近水為隩則是淇澳者是淇水之隈曲處也此隩當與淇澳同蓋當洪水為患崖內近水之民猶不得安其居至於懷襄之難既平水由地中行然後四方之民居崖內水曲者皆得安其居在水涯者猶得安其居則居平原曠野者蓋可知矣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九山刊旅謂九州名山皆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川滌源謂九州之川皆已滌除泉源而無壅塞矣九澤既陂謂九州之澤既已陂障無所泛溢矣其所謂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也於山曰刊旅於川曰滌源於澤曰既陂各言其所施功之實也唐孔氏云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綱而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而言之此說是

也太史公有導九山九川之文說者因此遂謂所刋旅者自岍及岐至於敷淺源之九山也所滌源者自弱水至於洛之九川也既以岍岐以下為九山弱水以下為九川於是遂以雷夏大野彭蠡雲夢滎波菏孟豬為九澤太史公雖無九澤之明文往往其意亦將以是為九澤此皆牽强附會非經之本意也施博士雖有適然可合之數然求其意則無必然可信之理然則九山九川九澤皆以九州而為言矣此說是

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又重述其制貢之事也洪水汎濫於天下四方道路皆遏絶而不通至於禹治九州之功畢每州之末皆載其達於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于南河或航海或陸運而皆以達河為至至於是則北自碣石西

自西傾南東盡海之地皆有通於帝都之道此四海之所以會同也六府孔修即大禹謨所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是也孔修甚修也四海會同則有輸貢賦之道矣六府孔修則有輸貢賦之物矣於是繼之以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也漢孔氏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所慎者貨財貢賦言取之有節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據孔氏之意蓋以謂中邦者指九州而言之也

由孔氏為此說諸儒因之遂皆以中邦為諸夏謂土貢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中夏而已蘇氏王氏張諫議之說皆然然而以中邦為九州則與上文四海會同文勢不相貫又未足以見禹貢重敘成賦中邦之意不如顔師古之說為善顔師古以謂庶土各以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慎貨財以供賦貢皆隨其土地田上中下之三品成其賦於京師也中邦京師也案孟子曰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然後之中國

踐天子位焉自河南而之冀都則以謂之中國是中
邦指京師而言之也顏師古以中邦為中國意亦類
此蓋成賦於京師則與上文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
土交正底慎財賦之意相屬矣九州之下所叙九等
之賦但言其多寡相較之差而已未言其所以充賦
之物也故此既言四海會同六府孔修矣於是遂言
其所充之物謂九州之內所制之賦使之各以其土
地所出之正物轉相交易懋遷有無化居以之充其

所入之賦若後世之支移折變也雖交易其所出之物以充賦然數之多寡實以田之三壤為凖三壤即九州之内所謂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是也葢賦本出於田故其支移折變則隨其田賦多寡之數而致之於京師也如下文五服所敘其輸禾藁粟米於都城者為甸服五百里之地而已五百里之外則遠不能致使其亦輸租秸粟米於都城如畿内之五百里則其費大矣故禹惟以其田

賦所入之數定其多寡而其輸於京師則得以支移折變而致之如此則其力簡其費省且有懋易有無之利及於斯民其為公私之利大矣本朝都汴京亦取漕運之利江淮歲漕六百萬石楚泗以上㳂流置轉般倉其張官置吏舟船廪庾之費歲以百萬計議者以轉般為煩擾更置直達法而其獘愈甚其費愈多又為江淮舟船數十郡之害夫以汴都之距江淮蓋甚近也而歲漕江淮之米於汴都其獘猶如此況

冀州遠在九州之北而荆楊之壤達於帝都者或須航海或須陸運苟使之輸其田賦所出之本物則其費為如何邪故使得以支移折變而致之則荆楊之地如金錫竹箭之類皆得以懋遷有無而充賦也

錫土姓

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天下封建諸侯而成五服也左氏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胙之土即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謂錫姓

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氏稷封於邰賜姓姬氏必在於此時以稷契觀之則其他諸侯皆然陳博士曰當洪水未平之初有國者亦皆有土有宗者亦皆有姓至是則錫之徧矣是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當洪水未平之時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昏墊其政教之所施蓋自有壅遏而不得行者至於川澤既平貢賦既修疆天下以封建諸侯而錫土姓則治既

定矣功既成矣天下復何為哉惟欽我德以為先則下之人無有距違我之行者此所謂恭已以正南面也施博士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何羙預於治水之事而於此言之者當洪水未平之時四方諸侯其於會同之禮有廢而不講者則其於祇上之德亦闕如也然則德雖出於上之所為而能使之祇台不距者禹預有功焉故舜稱之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敘其意亦合於此善哉此説也

五百里甸服

前所言者九州之山澤川浸與夫田賦貢篚之詳纖悉盡之而其所以疆界天下以為京師諸夏夷狄之别者猶未之見也於是遂言五服遠近之制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自東南曰揚州至其穀宜五種既列序九州之詳乃繼之曰辨九服之邦國自方千里曰王畿以下遂言其所以為九服者此蓋倣禹貢書而為之也然其所記載則有不同者此篇

自甸服至於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職方氏方千里為王畿王畿之外為九服每服亦以五百里為率并王畿而數之則有萬里之數故諸儒疑焉或以謂周公斥大境土其地倍施於堯禹之世此蓋未嘗深考此二書之所載徒見其所序者皆以五百里為言遂從而為之說耳禹之五服與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百里者職方氏則自其兩面相方而數之惟禹之王畿在五服之内而自其四面

而數之故禹之五服自畿服至於荒服每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至於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而以二面相方而數之故九服之內有方千里之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方為五百里之侯服侯服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方為方五百里之甸服故自王畿之外至於藩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四面相距各為五千五百里其所以增於禹貢者但有五百里耳安得萬里之數邪

漢地理志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二十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則是漢之與地不啻萬里故言周之九服有萬里者往往推此以為據唐孔氏云漢之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他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其數不同也唐孔氏此說其謂堯與周漢其地一也此誠確論若以虛空鳥路方直而計里數則

古無此理以具觀之山川不出禹貢分域而得有里數倍加者古今之尺不同耳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一寸二分蓋古今步尺長短盈縮隨世不同故其里數廣狹亦異此王制所載但是自周初至於戰國數百年間而其所差已如此竊謂職方氏之九服所謂五千里者即禹貢五服所謂五千里漢

之山川除武帝開闢四夷所載武威酒泉南海蒼梧數十郡之外其他州郡皆禹貢五服之地禹之聲教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其要荒之所暨則皆已至於極邊之地縱使後世人君能於禹貢五服之外開拓邊境其所得者不過磽确不毛之地得之無所益失之無所損者周公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所貴乎詰戎兵者不過陟禹之迹而已其或甘心

於禹迹之外以開拓邊境增廣分域者是皆出於好大喜功而為之也故王者之疆理天下將欲制為京師諸夏夷狄之辨者當以禹貢之書為正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地謂之甸服去王城面五百里蓋禹貢之甸服在於五服之內自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之地為甸服也甸田也主為天子治田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服之內主為天子治田而輸之於上故以甸服為名百

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可見其治田所輸之事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此所敘五服先提其里數與其名於上然後列其每服之内遠近差等於其下甸服分而為五其實即上文所謂五百里甸服非於甸服之外又有此五百里也先儒徒見經文之重複故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六千里夫經於

侯綏要荒之下皆有細數而謂甸服特有此數故不可也鄭康成又謂五服之别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於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而别至於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此其說不惟道里之遠近與經不合然記載之體亦有所不便者甸服之外五百里所輸者果何物邪侯服之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各有所建矣彼侯服之外五百里所建者果何國邪則是知其說之不通也惟孔氏於百里賦納總之下注曰

甸服内之百里於百里采之下注曰侯服内之百里此則是經之本意也甸服五百里之地皆為天子治田輸之於王城者也然地有遠近則其所輸之物亦有精粗輕重之異也近者粗遠者精近者重遠者輕各量其力之所任而為之差也謂之賦納總者以見其所輸者皆田内所出之賦也所出賦同惟其所納之物固有不同而已距王城之百里其地最近故使之納總者藁與穟併納之也二百里則稍遠矣故納

銍銍者刈禾鐵也謂刈禾穟而納之不輸其藁也三百里則愈遠矣故納秸秸藁也納秸易於納穟蓋遠則彌輕也雖納秸為彌輕然計其所直則四百里猶且納粟而三百里乃能納藁秸比於納粟則太優矣故唐孔氏以謂藁粟别納非是徒納藁也據經文但曰納秸安知其為與粟兼納乎考之經文總銍粟米下皆無服字而此獨有服字則知納藁雖優其所相補除者當必在此顔師古曰秸藁也服者言有役則

服之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内移用故其利薄於粟米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移用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利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此說為盡唐孔氏謂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則失其旨矣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四百里五百里則尤遠矣故納粟米蓋愈遠則愈輕

也薛氏曰曰粟焉曰米焉則為輕矣夫禹之取於民者不過什一之法耳今其所納之物有如此之不同漢孔氏以精者少粗者多唐孔氏曰直納粟米為少禾藁俱送為多其於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近重耳此說皆是也上文九州皆言田賦此之所載但及夫五百里之甸服者鄭氏曰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則亦必有納總銍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

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蓋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貢略之義或然也觀經文於賦納銍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故自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者自以意曉又述作之體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蓋甸服之外五百里則建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

其人民社稷以為天子之藩衛也近王畿百里則建卿大夫所食之采地又其外百里則建諸男之邦又其外之三百里則皆諸侯也必先采地與男邦乃及諸侯者先小而後大小者近而大者遠也所必如此者王氏曰欲王畿不為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此説為善輸賦税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二百里納銍三百里

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皆為天子治田者也故以甸名之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皆封建親賢為王室藩衛者也故以侯名之其服名如是則制服之差等亦如是此其所以為善疆理者也若周之九服則不能如是矣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甸服乃在侯服之外采服又遠於男服其制度必不能與其名相稱

考之周制采服在王畿之内而公邑之地謂之邦甸亦在王畿之外侯邦與男邦雜建於天下之間無復遠近之别則是周時所謂九服之名始借夫是名以為遠近之别矣其制度實未嘗與之相稱也由是觀之疆理天下雖出於洪水既平一時之事然考其制度實萬世所不可企及之功也嗚呼美哉禹功明徳遠矣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先王之疆理天下尤謹於華夷之辨其所以畫郊圻而固封守者尤極其嚴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强弱相比以為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之三百里則接於邊陲蓋其外則要荒之服也故於此設為綏服以為內外之辨此服之內所建之國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此綏服五百里亦分為二節其內之三百里接於甸侯者則揆文教其外之二百里接於要荒者則奮武

衛揆文教者揆中國之教也或問揚子雲曰八荒之地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過此以往人也哉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吳秘注云礙止也止以為準此篇於綏服三百里謂之揆文教其實奮其威武守衛中國不純以中國文明之治也左氏傳曰成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封伯禽於少皞之墟封康叔於商墟皆啓以商政

疆以周索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蓋魯
衛之地在於文教所揆之内故疆以周索至於晋之
分地界於太原晋陽之間廹近戎狄故疆以戎索索
法也謂疆理其土地以治戎之法即此所謂奮武衛
也薛氏曰今之邊徼右軍旅而略文德與此同意此
說是也蓋先王之所頼以守衛中國惟在此二百里
之地而已此二百里之地不失武備則中國之内可
以奠枕無虞而夷狄之民安於邊鄙之外不至有卒

然不可制之患蓋夷狄之於中國本不敢有侵侮窺伺之意惟中國失其所以為武備者則狼子野心於是始敢肆其貪惏之志如漢魏而降夷狄之內附者皆得以入居中國障塞之內是以至於西晉則有劉元海石勒之變石晉以幽涿檀十六州之地貽契丹盡失中國之障塞故至於末帝而有耶律德光之變自古遭夷狄之患未有如晉之酷者然此二國亦皆有以致之然也一則使夷狄入居中國之障塞一則

貽中國之障塞於夷狄譬猶決圈檻而縱虎狼彼安得而不噬人者哉是知疆理天下以綏服二百里為奮武衛之地以為華夷之辨此真萬代不可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東坡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大亂是以君子以不治治之則乃所以

深治之也自綏服之外皆是夷狄之地中國禮樂正朔之所不及禹雖畫為五服其實外之而不治之以中國之治也顧其命此服之名則可以見矣綏服之外五百里其名曰要謂之要者姑但羈縻之而巳矣唐孔氏曰要服之名曰要見其疎遠之也要服外五百里其名曰荒謂之荒則比之要又簡略矣漢班超為西域都護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其猥承君後宜有以

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寛小過總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服三百里謂之蠻蓋此乃徼外蠻夷之地也禮記曲禮曰其在西戎北狄東夷南蠻雖大曰子王制曰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此蓋以四者相對而言之則有此四方之名若但舉其一二字而為言則四者皆可以通稱夷不

必是東方曰夷蠻不必是南方曰蠻如經云蠻夷猾夏又曰蠻夷率服此又以蠻夷而屬之於要荒之服則是唐虞之世蓋以蠻夷為境外種之總稱亦如或曰戎狄或曰戎夷皆泛而言之非指其所居之方也要二百里蔡先儒只作蔡字讀案左氏傳定四年殺管叔而蔡蔡叔杜元凱注蔡放也陸德明音素達反此云二百里蔡當亦是放罪人於此宜從左氏作蔡字讀荒服二百里流流罪人於此猶經所謂流共工

是也薛氏曰先王之於罪人以其不可以中國畜之也故流放焉夷狄之而已矣此論為善然而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者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為最遠中國之人有惡積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於最遠之地於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於此若其為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而可見也據此論蓋五服之名

與其每服之內遠近詳略皆是當時疆理天下之寔迹也故於侯服則言其建國小大之制至於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寔也而孔氏論此又不求於疆理天下之制而乃於字上生義附會繳繞最為難通於侯服云侯侯也斥侯服而事於百里采為供王事而已於二百里男邦云男任也任王者之事於三百里諸侯云同為王者斥侯於五百里要服云要束以文教於三百里夷

云守平常之教於二百里蔡云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於三百里蠻云以文德來之不制以法二百里流云流移也言正教隨其俗凡此等說今皆不取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之所暨也考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雍州之弱水既西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於流沙揚州曰淮

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於南海兾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兾州之界抵於北海故曰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互見也聲教者言文德之所及也薛氏曰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振於此而逺者效焉故謂之教曰漸曰被曰暨者皆言其境界之所及特變其文爾非有淺深詳略之不同而説者乃謂東方之民仁而易化故言漸漸者浸而深也西方之民信而難變故

言被被者被乎其外而已南方之民詐而多忒北方之民勇而善悍故言暨此虛說也夫禹之聲教其所及者蓋無所不深也今言東方之民為易化故言漸漸者浸而深而西方則善執而難變南方則詐而多忒北方則勇而善悍故但被之暨之信斯言也則是禹之聲教所及之深者惟東方之民而已豈非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哉下文既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於海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此

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為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其於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已詳言之矣此篇既言九州山川分域又及夫五服疆理內外之辨末乃言九州境界之所抵先後彼此互相發明至纖至悉可謂無餘蘊矣其嘗以斯言考其疆理天下之制而參以王制之所載則誠有可疑於其間王制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自河南至於江千

里而近豫州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荊州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徐州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雍州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是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五服之制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為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為侯服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自甸服至綏服每面一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三千里此九州

之地也以天下之輿地分為五服則是自甸服至綏服九州之内也要荒二服則在九州之外此五服之制也然以九州四面之所距而考之則不能無疑焉自恒山至於河南千里東河至於西河千里此蓋畿内之千里即甸服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此千里之地建五百里之侯服又建五百里之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為要荒服今夫經之所載至於南北則有盈縮焉以北考之冀州之

北距於恒山則已接於邊陲矣其何以容五百里之侯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綏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甸服邪以南考之自南河至於江千里則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於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蓋已在九州之内而自衡山至於南海蓋又將有千里之地五服之制至衡山則已盡矣而揚州之境南距於海者猶未之盡也以南言之則太贏以北言之則太縮此寔其之所深考而未知其說也大禹之功萬世永賴

與天地同垂於不朽其書之傳所以為法於萬世則其制度不容如是之差意其必有所乘除相補以為疆理天下之定制其淺陋未足以知此請闕之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有兩說孔氏曰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錫玄圭以彰顯之王氏曰禹錫玄圭於堯以告成功也此兩說皆未敢以為然堯錫圭於禹而謂禹錫玄圭其文為倒置矣臣以圭而錫君載籍恐無此理以其所見此

是禹以玄圭告成功於天耳周官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古者交於神明必用圭璧如周公之禱於三王亦曰植璧秉珪禹之治水至於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於是錫玄圭而告成功也然而必用玄圭者蓋天色玄因天事天猶蒼璧然也其曰錫者與師錫帝曰納錫大龜同古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也

尚書全解卷十一